



《大唐西域記》之佛傳書寫研究*

張家豪

中正大學博士候選人

摘要

本文梳理玄奘《大唐西域記》佛傳書寫之內容，知其書寫集中於卷六佛陀故鄉，卷七、卷八則進一步刻畫成道至涅槃諸事，其書寫的具體地理位置，與將佛傳文學作為傳法之用的馬鳴菩薩活動區域、敘述初轉法輪最詳之婆羅痾斯國，同樣位居中印度，玄奘集中書寫於此，應有標誌佛法傳播起點之意義。又由書中對佛陀歷史時間之重視，可見帶有所謂為佛陀寫史的心理，將之視為歷史人物而非虛構，書寫時當有相當深厚的佛傳知識背景。此外，地理行記的特點乃落實佛陀一生活動空間，以遺跡為座標，說明其真實性，亦追述遺跡背後之佛傳傳說，以宗教家眼光賦予頹圯荒城宗教意義。而書寫手法上則有參差反覆之特色，加深讀者印象，益於佛傳之宣傳，書中除了詳載太宗所欲了解的西域地理知識，藉由佛傳書寫，令西域諸國縈繞佛影，並傳達簡而易行之布施、誠敬之法，或有引領晚年太宗向佛之心等作用。

關鍵字：玄奘、大唐西域記、佛傳文學。

* 本文初稿曾於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主辦「東亞文獻與文學中的佛教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2016年10月28-30日)進行宣讀，蒙特約討論人王晴慧教授給予諸多寶貴意見。



Research of the Buddha's Biographies Writing of “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Chia-Hao Chang*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organize the Buddha's Biographies content of “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The writing focuses on volume VI, the hometown of Buddha, while volume VII and VIII details the divine realization to nirvana.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the writing is at the center of India, the same as Ma Ming Remains from Buddhist literature and the Benares State, where the first disseminate the dharma is described; thus, this may connote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pread of Buddhism. Also, this shows the attention to the historical time to Buddha, reflecting the psychology of history writing for Buddha, whom is considered as a historical figure rather than an imaginary person. It is known that there were a quite amount of Buddhist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background. Additionally, the features of the geographical travel notes spots mark Buddha's activity area for the entire lifetime, showing its authenticity. The Buddha's Biographies literature also conveys the religious meaning of decadent destruction of barren cities, focusing on the creation of the Buddhist world. With the various

*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writing techniques, the readers may be repeatedly impressed which is good for the promotion of Buddha's Biographies literature. Lastly, in addition to the geographical knowledge of the Western Regions known by Tang Taizong, the lingering of Buddha's shadows within the various states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also achieved through Buddha's Biographies literary writing, transmitting the easy ways of giving and worshiping, or else, it may have the effect for the devoted heart of Emperor Tan at the latest state.

Key words: Xuanzang, Great Tang Records on the Western Regions, Buddha's Biographies.



一、前言

唐玄奘(602-664)西行取經歸國，奉太宗旨意口述經歷並交弟子辯機(619-649)筆錄撰成《大唐西域記》(下文簡稱《西域記》)，詳載其所經西域諸國史、地及風土民情，乃研究唐代西域諸國之重要材料；除客觀之史、地記載，玄奘更採錄各地傳說，令其所經寺塔、遺跡皆伴隨豐富而生動的故事，為釋家地理類著作增添了文學性，乃行旅文學之佳作。本文即以《西域記》為文本，從文學視角檢視其所錄故事，知其多與佛教相關，且圍繞教主釋迦牟尼之遺跡、故事為其敘述重心之一，除具神話性質的本生故事，其親歷釋尊實際活動諸城，卷六集中闡述佛陀降生至涅槃一生傳說，儼然可視為佛傳文學進行閱讀，卷七、卷八進一步詳述苦行及成道正覺、轉法輪諸事；相較同履西域的法顯(342?-423?)所作《法顯傳》(又名《佛國記》)，《西域記》不僅記載遺跡，更對遺跡背後的佛傳故事多所著墨，使以地理方位為骨幹之著作充滿了宗教情懷與文學意涵。

有關《西域記》所載之佛傳故事研究，學者們多將之置於玄奘所採錄的民間、口傳故事範疇中進行討論，薛克翹〈《西域記》與《西遊記》〉一文指出：「《西域記》所記的佛傳故事較多，計約五十則，佛傳故事是指佛陀釋迦牟尼的生平傳說和故事，在漢譯佛經中，專門講述佛傳故事的經典不少，……這諸多經典對釋迦牟尼生平的記載並不完全一致，而玄奘巡禮印度期間，多採訪當地耆舊，記錄當地傳聞……無形中豐富的原有佛經的記載」¹。薛氏已指出佛傳故事在《西域記》所載之傳說故事中占有一定分量，然未說明具體出處，而這些故事究竟是否為採訪耆舊、記錄傳聞而來之民間文學作品，則待進一步分析。此外，劉守華〈唐玄奘採錄的古代西域民

¹ 薛克翹：〈《西域記》與《西遊記》〉，黃心川、葛黔君編《玄奘研究文集》，(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頁378。



間故事)一文亦將其中的佛傳故事歸於民間文學範疇,認為玄奘所採之故事常用「聞之耆舊曰」「聞諸土俗曰」為開篇套語,故多數應從當地人們口頭上直接採錄而得。²然而細讀所載佛傳相關故事,實則少用「聞之耆舊曰」、「聞諸土俗曰」套語,玄奘時而使用「聞諸先記」之套語,或許透露其書寫時曾參考經典記載並進行整理,是否宜歸入民間文學範疇則待商榷。

又陳引馳、陳特〈《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口傳故事考述〉亦將所載佛傳故事納入口傳故事中,但於文中亦考察《西域記》所載眾多佛教故事之經典來源,進而闡述玄奘所記故事來源之複雜性,不僅有來自「耆舊」、「土俗」之口傳部分,亦有「聞諸先志」等由書面典籍閱讀而得:雖未針對佛傳書寫進行深究,但將《西域記》見載於佛經典籍之眾多傳說故事進行整理、製表,可較全面看出書中述及佛傳者主要集中於卷六,乃「由於地理因素,某些與釋迦牟尼密切相關的地方,故事相當密集」³。

綜觀《西域記》所錄之遺跡、故事,學者們已指出圍繞教主釋迦牟尼生平之內容不僅完整且集中,然目前研究多將之與其他傳說故事同置於民間文學範疇進行論述,且多概括式陳述其內容,本文擬於前賢基礎上更深入闡釋玄奘於書中書寫佛傳題材之特色與意涵。

二、《大唐西域記》之佛傳書寫內容與架構

「佛傳」乃佛陀之傳記,為記述佛教教主釋迦牟尼生平事蹟之作品,儘管為數眾多之佛傳經典所載內容不一,然流傳的事蹟卻多以「八相」為核心;漢傳佛教據

² 劉守華:〈唐玄奘採錄的古代西域民間故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年第4期,頁94-95。

³ 陳引馳、陳特:〈《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口傳故事考述〉,《嶺南學報》復刊號第1、2輯合刊,2015年3月,頁402。



《大乘起信論》(553)謂佛陀以八相成道，即其生命最重要之八階段：降生兜率、入胎、住胎、出生、出家、成道、轉法輪、入涅槃等；又隋·智顛(538-597)《天臺四教義》無住胎相而在出家後加入「降魔」一事，此說更為流行，智顛《維摩經玄疏》載：「所言八相成道者，一從兜率陀天下，二託胎，三出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涅槃也。」⁴吉藏(549-623)《無量壽經義疏》亦云：「於此世界示八相成道，故云成等正覺。八相文處可見，一處天宮，二入胎，三現生，四出家，五降魔，六成道，七轉法輪，八入滅處。」⁵敦煌藏經洞發現之變文中亦有獨立講唱降魔一事之《破魔變》，莫高窟 254 窟南壁前部闕形龕下亦繪有降魔變。由上述兩種八相之說檢閱《西域記》，卷二「印度總述」實已說明欲於行記中闡明佛陀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之時間、日期，標舉出八相之五相，而降魔一事多與成道相接續，亦在書中多所著墨，故得依此八相檢閱其佛傳書寫。

然《西域記》之文體為一行記，敘事時依玄奘之行程而順時記述，倘依時序檢視則處處可見與佛陀相關之寺塔、遺跡，足見信仰遠布；首卷行經屈支國之大會場即見「大城西門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餘尺。於此像前建五年一大會處，每歲秋分數十日間，舉國僧徒皆來會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捐廢俗務……載諸輦輿，謂之行像，動以數千，雲集會所。」⁶可見對佛陀之崇敬與信仰在當時西域仍頗為盛行，有行像儀式與民俗活動；同卷縛喝國之僧伽藍中則有佛澡罐、佛牙、佛掃帚三物陳設供養，梵衍那國中則有黃銅釋迦佛立像與「佛入涅槃臥像」(頁 132)，臥像伽藍附近亦供有佛齒；迦畢試國王城西北之舊王伽藍內則有「釋迦菩薩弱齡亂齒」(頁 154)，東南伽藍中又有如來頂骨一片，「又有如來髮，髮色青紺螺旋右縈。

⁴ 智顛：《維摩經玄疏》卷 3，(CBETA, T38, no. 1777, p. 536, c18-20)。

⁵ 吉藏：《無量壽經義疏》卷 1，(CBETA, T37, no. 1746, p. 118, c2-5)。

⁶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1。本文所引《大唐西域記》原文皆引自此校注本，下文僅於原文後標明頁碼。



引長尺餘。卷可半寸」(頁 155) 受到國王與大臣之供養。

進入印度佛國後，佛陀遺跡更是遍布四方，卷二醯羅城即《慈恩傳》之「佛頂骨城」⁷，城中供奉如來頂骨、髑髏、佛眼、僧伽祇袈裟、錫杖五件「多有靈異」(頁 229) 之物。卷三烏杖那國中有如來降伏阿波邏羅龍後所留之足跡，順流而下有如來濯衣石，摩偷伽藍有「如來足蹈之迹」(頁 281)；伽濕彌羅國新城東南十餘里之伽藍中有佛牙寺，「其窰堵波中有佛牙，長可半寸，其色黃白，或至齋日，時放光明」(頁 340) 玄奘並記下相關傳說。卷四秣菟羅國、瞿毗霜那國中皆有如來爪指之塔；卷五曲女城附近亦有如來髮爪之塔，精舍中亦有佛牙，「欲見佛牙，輸大金錢。然而瞻禮之徒，寔繁其侶。金錢之稅，悅以心競。」(頁 444) 足見信徒崇敬佛陀之心。由此些記載可知，儘管玄奘奉詔書寫西域見聞，然因其乃一學問僧，故除了標誌行程，更多以宗教眼光將視角專注於佛陀遺跡與相關寺塔，使讀者深感佛法無所不在。

然而，書中之佛傳書寫並未隨著玄奘所見之相關遺跡而分述於各國，乃引領讀者見眾多與佛陀相關之大小寺塔後，方於十二卷架構之中心第六卷位置，在佛陀故鄉「劫比羅伐窰堵國」集中追述教主一生：

卷六		
	地點	佛傳內容
室羅伐窰底國	勝軍王為如來所建法堂	
	指鬘舍邪處	導化鴛鴦利摩羅
	逝多林給孤獨園	須達起精舍
	如來洗病比丘處	如來洗病苾芻
	舍利弗與目連試神通處	
	伽藍附近三坑	外道謗佛、提婆達多破僧
	影覆精舍	如來與諸外道議論、降伏外道
	毘盧擇迦王見佛歸兵處	毘盧擇迦王見佛歸兵

⁷ 孫毓堂、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37。



	得眼林	如來為五百盲人說法令得其眼
	故城	
劫比羅伐罕堵國	淨飯王宮城	入胎時日、阿私多仙占相、太子角力擲象
	太子踰城處	太子踰城、遊四門
	二古佛本生處	
	太子坐樹陰處	太子坐樹陰觀耕
	釋種誅死處	
	釋迦證法歸見父王處	如來已成正覺、降魔軍、度化族人
	自在天祠及箭泉	佛母抱太子入祠，其石天像起迎太子
臘伐尼林	太子降誕時日、二龍洗浴、步步生蓮	
藍摩國	佛舍利罕堵波	
	沙彌伽藍	
	太子解衣剃髮處	太子解寶衣去瓔珞、別車匿、以寶衣易鹿皮、剃髮易裳、踰城出家時日
	灰炭罕堵波	
拘尸那揭羅國	准陁故宅	
	娑羅林及釋迦涅槃處	涅槃時日、佛母哭佛
	大邑聚	

以佛傳故事之「八相」基本架構檢視《西域記》，卷六「劫比羅伐罕堵國」即依序敘述了佛陀於五月八日或十五日的夜晚「入胎」，「誕靈之日，嘉祥輻湊」（頁 509-510）時淨飯王召諸相師占相之「出生」事，又乘白馬踰城，「太子遊觀，睹相增壞，深厭塵俗，於此感悟」（頁 509-513）而生「出家」之念，至「釋迦證法歸見父王處」時，「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頁 518），雖僅概述「降魔」「轉法輪」事，但釋迦牟尼之生平於此已完整地呈現，極易讓讀者對佛陀生平有一完整概念。

接著玄奘行至同國之「臘伐尼林」時，則更詳盡敘述釋迦誕生傳說，含四方各行七步後自言「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隨足所蹈，出大蓮花」、二龍踊出洗浴太子等事（頁 523）；後至「藍摩國」又進一步詳述出家事，含解寶衣瓔珞命僕回報、以天衣與淨居天所化身之獵人易其鹿皮、向車匿取刀自斷其髮等事；而同卷至「拘尸



那揭羅國」時，集中敘述「涅槃」相，說明娑羅林中「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甌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臥」（頁 539），接著論述涅槃年日月，並敘釋迦寂滅諸神異傳說，包含天眾持妙花遊虛空中讚頌聖德、摩訶摩耶夫人哭佛等。可見卷六自「劫比羅伐率堵國」至「拘尸那揭羅國」完整敘述佛陀出生至寂滅諸事，雖時序安排或局限於地理位址而略有跳躍，然佛傳之八相核心情節於此卷中或簡或詳地被書寫。

值得注意的是，《西域記》集中敘述佛傳之「劫比羅伐率堵國」，與較早將佛陀傳記作為傳法之用的馬鳴菩薩活動範圍接近；馬鳴為西元一至二世紀之佛教人物，擅以詩歌敘述佛陀生平而作《佛所行贊》，並將其作為說法之用，⁸《西域記》於卷八「摩揭陀國」中載有馬鳴遺跡，而此國與「劫比羅伐率堵國」皆居中印度，且國中亦有諸多佛陀傳法遺跡，故除了因行經佛陀故鄉而將佛傳集中書寫外，亦有可能四周諸國盛行馬鳴所作「五天南海無不誦誦」⁹之《佛所行贊》，而使《西域記》之佛傳書寫集中於此一佛傳故事廣為流布之處。

此外，在卷七、卷八中，隨著玄奘行至鹿野伽藍與菩提樹等處，對部分佛傳情節又更細緻地書寫：

卷七		
	地點	佛傳內容
婆羅 痾斯 國	鹿野伽藍	受牧女乳糜而證果、初轉法輪度五比丘
	烈士池	
	三獸率堵波	
戰主	佛舍利率堵波	如來為天人眾說妙法

⁸ 參賴鵬舉：〈北傳大乘佛教的起點——紀元後西北印以「釋迦佛」為中心的思想、造像與禪法〉，《普門學報》第3期，2001年5月，頁111-117。

⁹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4，（CBETA, T54, no. 2125, p. 228, a14）。



國	不穿耳伽藍	
	摩訶娑羅邑及諸遺跡	如來誘化諸鬼、八王分舍利
吠舍 釐國	佛說毗摩羅詰經所	如來講《毗摩羅詰》經
	佛舍利窣堵波及諸遺跡	獼猴奉蜜
	無垢稱及寶積故宅	
	菴沒羅女園及佛預言涅槃處	預言涅槃
	千子見父母處	
	重閣講堂及諸聖跡	如來講《普門陀羅尼》經、栗咕婆子別如來
	吠舍釐城西北故城……	
弗栗 恃國	化度漁人處及諸遺跡	度化漁人、如來說法度諸天人、如來為比丘制戒
尼波 羅國	都城	
	小水池	
卷八		
摩揭 陀國	地點	佛傳內容
	波吒釐子城……無憂王建舍利塔	
	如來足跡石	寂滅前留跡
	無憂王大石柱……戒賢伽藍	
	伽耶城與伽耶山	如來演說《寶雲》等經
	前正覺山	棄苦行、受牧女乳糜、尋正覺處
	菩提樹垣	棄苦行、受牧女乳糜、四天王以石鉢獻佛、金剛座證道、如來成道時日、天帝釋奉草、青雀群鹿呈祥、降魔、大梵天王勸請、目支鄰陀龍王護佛、如來為母說法、度優婁頻螺迦葉波三兄弟與火龍

由上表可知卷七、卷八之佛傳書寫不若卷六般集中而完整，多敘述成道、轉法輪至涅槃等佛陀後半段生命歷程；文中從不同角度將佛傳部分情節敘述得較為詳細，如：卷七「菴沒羅女園及佛預言涅槃處」將卷六略述之「涅槃」一相，以佛陀、天魔、阿難之對話再次表述，敘說涅槃前天魔迷惑阿難之傳說以及天魔請佛入涅槃之事；



又如「降魔」一相於卷六敘述亦簡，至卷八來到太子成佛之關鍵處「菩提樹」時便詳述金剛座由來、菩提樹諸多傳說及受供養之盛況，進而述及菩提樹周圍有塔乃「魔王燒菩薩處」（頁 680），又一塔為「魔王怖菩薩之處」（頁 692），兩處分別書寫魔女惑佛與魔軍怖嚇之事；而佛陀「成道」一相亦在敘述菩提樹之諸多傳說中有更多地描述。

上表在地理位置上值得注意的是卷七所至之「鹿野伽藍」，此處乃書寫佛陀「初轉法輪」最詳處；玄奘敘述鹿野伽藍精舍西南有無憂王建造之石塔「是如來成正覺已初轉法輪處」（頁 563），接著見「憍陳如等五人迎佛翠堵波」，敘述憍陳如等五人離開佛陀乃「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斯三人文而嘆曰：『功垂成矣，今其退矣，六年苦行，一日捐功』」（頁 572），而當佛陀成道後便認為「唯施鹿林中有五人者，可先誘導」，「如來漸誘，示之妙理，兩安居畢，方護果證」（頁 573），經由佛陀之教化，憍陳如等五人最終重返其身旁；可見此段落以五人的離開與重返做為敘事主線，並藉此事件敘述出佛陀苦行至初轉法輪一段生命歷程。而鹿野苑乃初轉法輪、發揚佛法之地；今藏於鹿野苑博物館的「阿育王石柱四獅柱頭」（圖一），其象徵意義正指佛陀傳法之事，故以四隻股背相連之獅，分向四方怒吼，象徵佛法自鹿野苑向四方傳播，背所扛之巨大法輪雖已破落，然四獅下刻四法輪，以獅、象、馬、鹿推動而象徵法輪常轉。此獅子吼形象常與佛陀弘法相聯繫，《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集經》等佛傳典籍中描述佛陀生時即以一手指天，一手之地，並具獅子吼之能力；而獅子亦與大乘佛教之興起相關，陳懷宇〈獅子與佛陀：早期漢譯佛教文獻中的動物裝飾與象徵〉一文指出：「隨著大乘佛教的出現，大乘佛教中大量佛陀傳記文學的興起，這些文學不斷對佛陀進行神化，出現以獅子王作為佛陀本生形象的修辭」¹⁰。鹿野苑之四獅柱頭象徵佛法之傳播，《西域記》

¹⁰ 陳懷宇：〈獅子與佛陀：早期漢譯佛教文獻中的動物裝飾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 14 期，2010



載初轉法輪最詳處亦記於此，應有其標誌性作用。



圖一¹¹



圖二¹²

此外，鹿野苑尚有笈多朝表現誕生、成道等場景之八相成道碑之發現（圖二），此碑將佛陀一生最重要之事件：降誕、成道、轉法輪、涅槃四圖置於碑之四角，石碑中段再以彌猴獻蜜、調伏醉象、天降寶階、舍衛城神變等畫面表現，所擷取之情節皆為佛傳之內容；藉約莫西元五世紀的八相碑可知佛傳造像題材流行於此，相關故事亦當為人們所熟悉。而「婆羅痾斯國」之鹿野伽藍與記載馬鳴遺跡之「摩揭陀國」、載佛傳最完整之「劫比羅伐率堵國」皆位居中印度，甚至今可見最早佛傳藝術

年 12 月，頁 60。

¹¹ 參李玉珉：《佛陀形影》，（台北，故宮，2011），頁 35。

¹² 參平岡三保子：《インドの佛傳美術》，收入《佛傳美術の傳播と變容—シルクロードに沿って—》，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 vol.3，1997，頁 27。



作品之桑奇大塔周圍欄楯、浮雕亦居中印度；¹³可見佛傳故事以文學、造相等諸多形式於此地區長久且廣泛流傳，或因而《西域記》之佛傳書寫亦於此處較為集中且完整。

相較上述卷六至卷八較密集之佛傳書寫，釋迦牟尼成道後曾四方傳法，其「轉法輪」一事的書寫則分散於各卷，卷一至縛喝國時敘佛陀成道後對提調、波利二人說教，「時二長者遇被威光，隨其行路之資，遂獻麩蜜，世尊為說人天之福」(頁 122)；卷二至健馱暹國時載其化鬼子母；卷四至屈露多國載：「如來曾至此國說法度人，遺迹斯記」(頁 372)，至秣菟羅國載：「如來在世，屢遊此國，說法之所並有封樹」(頁 387)；卷五之鞞索迦國大城中有無憂王建高兩百餘尺之塔乃「如來昔日六年於此說法導化」(頁 476)；卷六室羅伐悉抵國載世尊悲憫，化導鴛鴦利摩羅，並教化毘盧擇迦王，盡力阻止其對釋族人之爭戰，同卷並敘述逝多林給孤獨園之由來，乃釋迦牟尼講經傳法之重要場域。另外尚有卷七敘述佛陀化度漁人；卷八度優婁頻螺迦葉波兄弟。卷九摩揭陀國杖林附近亦有諸多佛陀遺跡，指出：「杖林東南行六七里，至大山，橫嶺之前有石窰堵波，昔如來兩三月為諸人、天於此說法，時頻毘娑羅王欲來聽法，乃疏山積石壘階以進」(頁 714)，小孤山之山壁石室可容千人乃「如來在昔於此三月說法」(頁 715)，鷲峰高臺上「如來御世五十年，多居此山，廣說妙法。頻毘娑羅王為聞法故，興發人徒，自山麓至峰岑，跨谷凌巖，編石為階」(頁 725)，皆顯示頻毘娑羅王為聽佛陀傳法而用盡心力追尋。同一國中的迦蘭陀竹園之精舍是「如來在世，多居此中，說法開化，導凡拯俗」(頁 734)所設；納爛陀僧伽藍之地是被五百位商人以十億金錢買下而布施予佛陀，而「佛與此處三月說法，諸商人等亦證聖果」(頁 747)，又伽藍西邊精舍「在昔如來三月止此，為諸天、人廣說妙法」

¹³ 參宮治昭著，趙莉譯：〈絲綢之路沿線佛傳藝術的發展與演變〉，《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頁 66-70。



(頁 758-759)；可見摩揭陀國中所見佛陀轉法輪事蹟甚多。又卷十烏荼國中亦有如來說法處。

轉法輪一相敘述佛陀成道後四方遊化說法，而《西域記》書寫時亦採分散方式，見於各卷，並因其行記性質，仔細標以傳法地點，落實座標、遺蹟，得以立體呈現佛陀當時遊行各地之事，較順時記述的佛傳故事更立體表現「四方」遊化之感。

三、《大唐西域記》佛傳書寫特色與意涵

由《西域記》書寫之佛傳八相內容可知其卷六載有完整佛傳，卷七對佛陀預告涅槃一事描述更詳，情節曲折的降魔一相則在卷八有更多著墨。其佛傳書寫於形式上精要而集中，給予讀者較完整之佛傳印象；而「轉法輪」一相由於佛陀四方遊化傳法而散見各卷，使行程入印度後處處可見佛陀傳法行跡，彷彿全書壟罩佛法中，於佈局上有別於佛傳經典，以下論述其書寫相較於漢譯經典之特色並嘗試闡釋其意涵。

(一) 聞諸先記，重視時日

雖《西域記》至卷六方集中敘述佛傳，然從卷二「印度總述」中已見書寫佛傳之意圖，書中所述佛傳乃不斷呼應印度總述中「歲時」一節所云：「又推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皆有參差，語在後記」(頁 169)。

故卷六敘述釋迦牟尼降神母胎時間云：「上座部菩薩以嚙咀羅頰沙荼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當此五月八日」(頁 509)，其比較諸部派說法之差異，並對照中國曆法，指出入胎時間當為中國之五月十五或五月八日，顯其對佛陀生命各階段「時日」之重視；又初生誕靈之日：「菩薩



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當此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頁 523），以相似句式「印度時日…當此…中國時日」辨明日期；而踰城出家時間為：「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頁 533-534），可見書中一一記載時日且比對中國曆法；成道之日則於卷八行至菩提樹牆時闡明：「如來以印度吠舍佉月後半八日成等正覺，當此三月八日也。上座部……當此三月十五……」（頁 678）；從這些記載可見其有系統地以相似句式闡明佛傳諸相時間，且不見「聞諸耆舊」、「聞諸土俗」等套語，述涅槃時日則直書：「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日也。說一切有部……當此……」（頁 539），即說明其有「先記」為本，當以諸經典作為參照而未必採錄所得；文中顯見對佛傳關鍵時日之重視，並於書寫各卷佛傳故事時不斷回應可視為全書綱領之印度總述，具嚴密之布局。

此等對傳記人物生平時日之重視，其意義乃將佛陀視為真實歷史人物進行書寫而非神話，故人物生命各階段皆有相應時日之記載，此近乎「研究」的考證心態展現玄奘身為學問僧而於書寫佛傳時之謹慎態度。這一態度與時代稍後之道世頗為相似，其《法苑珠林》（668）卷八至十二亦載錄佛傳文獻，雖具類書性質，節錄眾多經典而成篇，然其中亦不乏道世之見解，出胎時日道世載《太子瑞應本起經》云四月八日、《佛所行贊》三月八日、《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等三種日期，指：「今謂世代既遙，譯人前後，直就經文，難可論辯。考求外典，如似可見。春秋云：『魯莊公七年，即莊王一十年，四月辛亥，恆星不見，星殞如雨』檢內外典，以四月正也。」¹⁴可見其亦重視佛陀降誕時日，羅列各說並加以辯證，乃視佛陀為歷史人物，故對其生命階段之具體時間點進行追究；於出家年歲亦云：「諸經多十九出家，應以為正。……若二十九年出家，三十五成道，經中益少，且云二十年外道中學，便是

¹⁴ 周叔迦、蘇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13-314。



五十方始成道，足知誤矣。」¹⁵糾正《增一阿含》、《長阿含》等二十九出家說，此嚴謹態度彷彿欲對人物進行編年。

黑部通善《日本仏伝文学の研究》書中討論末法思想時之佛傳研究指出，佛陀的歷史研究在中國約略與佛教末法思想之成立年代相關，並受中國對歷史之尊重態度影響，書中所舉《釋迦譜》、《法苑珠林》即為此一風氣影響之產物。¹⁶以此觀點考察《西域記》之佛傳書寫，似亦透露面臨末法之危機，而對佛傳採歷史研究之態度書寫，當玄奘行至佛陀成道之菩提樹牆，先書寫「金剛座」云：「菩提樹垣正中有金剛座，……佛涅槃後，諸國君王傳聞佛說金剛座量，遂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南北標界，東面而坐。聞諸耆舊曰『此菩薩像身沒不見，佛法當盡』金南隅菩薩沒過胷臆矣」（頁 668-669），此描述將法滅之時形容如沙漏般，今流沙已過胸，則法滅之時便僅剩沙塵埋過觀自在像頭顱如此短暫的時間；乃將佛法將滅之迫切危機感藉著不斷流動增多之流沙而具體化，也或因此末法的危機感，使玄奘在眾多佛傳經典之知識背景下，書寫時刻意梳理佛傳諸階段之時日與諸部派異說，並於印度總綱中強調，以導正視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西域記》雖將印度與中國之佛傳諸相時日進行對照，然與漢譯佛傳經典所載之時日卻不盡相同，森 章司〈釈尊の出家・成道・入滅年齢と誕生・出家・成道・入滅の月・日〉¹⁷梳理佛傳經典、印度文獻與中國撰述文獻之時日，可見印度文獻於出胎、出家、成道、入滅多為二月，佛傳經典多為四月，而中國撰述之《釋迦譜》、《歷代三寶記》、《佛祖統記》亦多二、四月之說，與《大唐西域記》、《釋迦方志》三、五月說有明顯差異，故認為三月說乃自《大唐西域記》

¹⁵ 周叔迦、蘇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頁 383。

¹⁶ 黑部通善：《日本佛傳文學の研究》，（大阪，和泉書院，1989），頁 13-17。

¹⁷ 森 章司：〈釈尊の出家・成道・入滅年齢と誕生・出家・成道・入滅の月・日〉「中央學術研究所紀要」モノグラフ篇 NO.1，（東京，中央學術研究所，1999），頁 144。



而來，或為曆法轉換緣故；然而《法苑珠林》摘錄道世所見《佛所行贊》之月日時指：「瑞應經云，太子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生。又佛行讚云，於三月八日菩薩從右脇生。過去現在因果經云，二月八日夫人往毘藍尼園。」¹⁸亦為「三月」，雖今可見之《佛所行贊》譯本中載四月八日出胎，但以道世對此些日期之重視且有意辯證之態度，理應不會誤錄月份，且此經「五天南海無不諷誦，意明字少而攝義能多，復令讀者心悅忘倦，又復纂持聖教能生福利」¹⁹，故是否當時有三月說之《佛所行贊》且被玄奘、道世採用亦不能排除其可能性。

（二）落實座標，營造空間

從《西域記》對佛陀生平時日之重視可見其帶有為佛陀寫史之心理，並將之視為歷史人物而非虛構，又落實佛陀一生活動之空間，則更能立體說明其真實性，由凡而成聖。

《西域記》被視為地理類典籍，²⁰本長於描述各國地理位置與風土民情，玄奘所經諸國皆先敘其地理概況，佛傳故事亦然，敘述佛陀降生地「劫比羅伐罕堵國」其「周四十餘里，空城無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頁 506），精要概述此國之外在地理條件與內部風俗樣貌，然而如何引領讀者進入佛傳故事？則採由外而內，直接聚焦宮城內淨飯王正殿遺址，遺址上所建精舍中的淨飯王像，以及周邊摩訶摩耶夫人寢殿所建精舍裡的夫人像，皆作為玄奘書寫太子降神母胎時日依憑之具體座標；進而牽引出「入胎」一相之人、事、時、地，使所見荒蕪頽圯的精舍遺址，因佛傳書寫而增添意義。

¹⁸ 周叔迦、蘇晋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頁 313-314。

¹⁹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4，（CBETA, T54, no. 2125, p. 228, a14-16）。

²⁰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於卷八地理類、《四庫全書總目》著錄於史部地理類。



文中接著敘述降神處東北之塔，亦藉遺跡為座標，指其為阿私多仙相太子處，進而追述佛陀誕生之事，指：「菩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正，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仙曰：『我在天宮，安居宴坐，我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瞻部洲中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頁 510-511）可見《西域記》在書寫佛傳時，除了陳述事件梗概，尚合理想像事件中人物對話、行為以再現佛誕時占相情境，不只客觀指出遺跡之地理位置，更藉佛傳故事深化遺跡之內涵，使讀者得以藉文字想像曾有之輝煌，並以「嘉祥輻湊」、「諸天群從蹈舞」渲染佛誕時人神同歡之喜慶氛圍。

其餘以城南門之塔為太子與諸釋角力擲象之座標、城東南隅精舍中太子乘白馬像為踰城之座標、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中塔為佛陀證法後歸見父王之座標……等，皆具體落實了佛傳故事諸相情節之發生空間，並藉文學想像，描述曾活躍於此空間中之人物活動，還原歷史情境，凸顯遺跡背後之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東晉時法顯西行求法時亦經此國，《法顯傳》載：「從此東行，減一由延，到迦維羅衛城，城中都無王民，甚如坵荒，只有眾僧、民戶數十家而已，白淨王故宮處，作太子母形象，乃太子乘白象入母胎時，太子出城東門，見病人迴車還處，皆起塔。阿夷相太子處，與難陀等撲象、搗、射處、箭東南去三十里入地，今泉水出，後世人治作井，令行人飲之。佛得到，還見父王處。」²¹迦維羅衛城即《西域記》「劫比羅伐罕堵國」，由《法顯傳》可知其早已為荒城，玄奘行經時更形

²¹ 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頁 69-70。



容「荒蕪已甚，王城頽圯」、「空荒久遠，人里稀曠」（頁 506），相較兩者之敘述，法顯所見遺蹟與玄奘近乎相同，法顯亦指出了所存之佛母造象與佛傳故事相關眾塔，然《西域記》中玄奘帶著先備佛傳知識與對教主崇敬之視角，使其所見頽圯寺塔皆有佛陀形影相伴，甚或睹物思人，營造佛陀降誕時之場面、對話，渲染教主降誕氛圍，則曠野之空城亦因此充滿生機；所見荒涼的城池，因佛傳之書寫而使讀者獲得更深入地認知，亦見其藏諸行記之宣教意圖。

在佛陀生平經歷及其生存空間之時空交錯下，《西域記》之佛傳書寫較諸佛傳經典更能引領讀者立體感受佛傳相關人物活動之場域，於空間落實與營造上乃其最鮮明之特色。以佛陀成正覺之菩提樹為例，先述外牆「周五百餘步，奇樹銘花，連陰接影，細姿異草，瀾漫緣被」，顯示其觀察細微並藉以形塑外牆奇妙而神聖之氛圍，而後向內聚焦中心位置之金剛座，釋其「下極金輪，上侵地際，金剛所成」，乃「賢劫千佛坐之而入金剛定」故名之，並說明其神奇處在於「大地震動，獨無傾搖」，然此處「自入末劫，正法浸微，沙土彌覆，無復得見」（頁 668-669），而今可見者乃諸國君王據傳聞的大小，以兩軀觀自在菩薩像標明金剛座的南界與北界。由這些描述可知其較經典更偏重物質的描摹，敘事者不再以旁觀角度敘述傳主故事，而是親身感受並試圖引領讀者隨其目光，觀看遺跡外觀，塑造歷史事件發生地之空間感，進而深入遺跡內涵，甚或帶出佛法將衰之嘆，方進入金剛座之核心——菩提樹，層層逼近佛陀成道處，終闡明佛陀成道時日之眾說。而圍繞菩提樹之眾多寺塔遺跡如：菩提樹東大路左右各一塔為魔王嬈菩薩處、菩提樹牆東門側之塔為魔王以魔軍怖駭菩薩處……等，皆作為記憶佛陀降魔、成道一段段生命歷程之載體與座標，讀者亦隨其所指佛傳故事之「某某處」而感受佛傳人物活動之場域，於營造佛傳故事之空間上有異於經典，展現其為行記地理類作品之特色。



(三) 交相參照，闡述八相

《西域記》有意識進行佛傳書寫又須關照所經諸國之地理位置與遺跡標誌，實難於一處完整而精細地描述佛陀一生，因而形成與經典不同的敘事方式。

在經典中主要以佛陀為核心人物進行順時敘事，記述教主自兜率天降而經成長、出家、成道至涅槃等過程；而《西域記》之佛傳書寫雖集中卷六而以佛陀為主要人物進行書寫，但佛傳中每一情節牽涉的人物眾多，當行至同一情節相關人物活動範圍時，《西域記》之書寫方式便將部分情節以不同角度重述，讀者於相互對照下則更能見事件之全貌，最顯著者即轉法輪一相，以佛陀教化眾弟子之地點為座標進行書寫，因此散見於各卷，需交相互補方能完整了解佛陀轉法輪一段生命歷程。

又如涅槃一相，雖於卷六「拘尸那揭羅國」之娑羅林中已述及，並於如來寂滅後七日供養之處闡述涅槃時日。然至卷七至「吠舍釐國」之菴沒羅女園，指園側之塔乃「如來告涅槃處」，便又藉此一載體書寫天魔請佛入涅槃之事，天魔云：「如來在世，教化已久，蒙濟流轉，數如塵沙，寂滅之樂，今其時矣」，而佛陀則以少許塵土置於手中云：「所度者如爪上土，未度者如大地土。」（頁 593-594）接著允諾三月後當涅槃，並將此事告知阿難；而此段文字相較卷六涅槃之記載，人物形象更為鮮明，藉佛陀、天魔與阿難之對話表現佛陀涅槃前的生命片段，呈現佛陀度世之形象，與卷六相互參照則更能完整理解佛陀寂滅之事。

與涅槃相關者尚有卷七至吠舍釐城西北行五六十里之塔，其為栗咕婆子別如來處，諸栗咕婆子聽聞佛將涅槃，且送行且號哭，「世尊既見哀慕，非言可喻，即以神力化作大河，崖岸深絕，波流迅急，諸栗咕婆悲慟以止，如來留鉢，為作追念。」（頁 598）可見其書寫佛將涅槃前之送別場景，既展現栗咕毘族人對佛陀之不捨，又藉佛陀變幻之神力展現其神聖性，皆使吠舍釐城這一「伽藍數百，多已圯壞，存



者三五，僧徒稀少」(頁 587)之國，瀰漫哀傷且肅穆之宗教情懷；而此處留鉢之事，參照卷二之「健馱暹國」記載「王城內東北有一故基，昔佛鉢之寶臺也。如來涅槃之後，鉢流此國，經數百年，式尊供養，流轉諸國，在波刺斯」(頁 236)，可知此鉢下落；可見《西域記》卷七解釋了卷二涅槃留鉢之由來，此等依空間而詳略不等的書寫方式乃其特殊之處。又卷二行至「那揭羅曷國」之小石嶺佛影窟時敘述瞿波羅龍於佛陀感化下棄惡從善，佛陀云：「吾將寂滅，為汝留影，遣五羅漢常受汝供，正法隱沒，其事無替，汝若毒心奮怒，當觀吾留影，以慈善故，毒心當止」(頁 255)，可知此亦為佛陀將涅槃前之事，留影以息惡龍之憤。

由以上佛陀寂滅前之相關記載可知《西域記》書寫涅槃時於各章節中有不同角度之敘述，相互參照下方能更完整知其涅槃前允諾天魔、預告阿難、為惡龍留影、為諸栗吒婆子留鉢，後於娑羅林中北首而臥，爾後有「如來之將寂滅，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如來右脇臥師子床，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天眾持妙天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頁 547)，以及佛母哭佛、佛從金棺起合掌為母說法……等事。此各章節參差之書寫，乃因與涅槃一相涉及之人物眾多，其活動範圍不同且所留遺跡位置亦異的緣故，而《西域記》以遺跡為座標，欲落實空間以追敘佛傳故事，則必然使涅槃一相反覆陳述，而涅槃之事經書中反覆強調亦將令讀者印象深刻。

其餘如誕生一事，於卷六阿私多仙相太子處渲染其嘉祥氣氛又於臘伐尼林之無憂花樹處敘述此事。又如：佛陀成正覺前曾苦行並受牧女乳糜一事，於卷七鹿野伽藍周邊憍陳如等五人迎佛處時指出：「太子六年苦行，未證菩提，欲驗苦行非真，受乳糜而證果」(頁 572)；卷八至前正覺山時又云：「如來勤學六歲，未成正覺，後捨苦行，示受乳糜，行自東北，遊目此山，有懷幽寂，欲證正覺」(頁 665)；卷八至菩提樹牆周邊見奉乳糜二牧女故宅時則指：「其側窳堵波牧女於此煮糜，次此窳堵波



如來受糜處也」(頁 684)，又同為菩提樹牆周邊可見卑鉢羅樹是菩薩修苦行處，文中再述：「如來為伏外道，又受魔請，於是苦行六年，日食一麻一麥，形容憔悴，膚體羸瘠……卑鉢羅樹側有窠堵波，是阿若憍陳如等五人住處……憍陳如等住處東南有窠堵波，菩薩入尼連禪那河沐浴之處，和側不遠，菩薩於此受食乳糜」(頁 686-687)；此些敘述實乃同指苦行後受乳糜之事，皆可見佛傳情節於《西域記》中因應相關事件之不同人物、不同遺跡，參差地書寫，亦反覆強調，無形中加深讀者之印象，有益於佛傳之宣傳。

(四) 簡化佛理，以利宣傳

從上述可知《西域記》於佛陀活動之空間中追述其生命歷程，使荒涼之城池因佛傳書寫而具深刻意義，並在反覆書寫中強調佛傳情節，甚或渲染降誕之喜慶、涅槃之不捨……等情緒，皆可見藏諸地理行記之宣教意涵，乃如《四庫全書總目》所指「所述多佛典因果之事，而舉其地以實之」²²，而佛典因果中，教主故事更為其敘事核心，處處可見佛陀遺跡與相關傳說。

然較諸佛傳經典，《西域記》所述故事多較簡短，或於某處呈現佛陀生命中與遺跡相應之場景及片段，故所涉佛理實則較經典簡化，以佛陀所以由凡能成聖之「成道」一相為例，《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一指：「爾時，世尊初始得成於菩提道，在樹下坐，經七日夜，加趺不起，以念解脫快樂為食。爾時，世尊過七日已，一心正念，從三昧起，坐師子座，初夜正觀十二因緣，下觀至上，上觀至下，善念善觀，不差不異，因彼生此，因有於彼則復有此，所謂緣無明有諸行，緣諸行有識，緣識有名色，緣名色有六入，緣六入有觸，緣觸有受，緣受有愛，緣愛有取，緣取有有，緣

²²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頁 149。



有有生，緣生有老病死憂悲惱等苦生。」²³於此敘事中可見經典以詳解佛陀自證十二因緣為其要旨，而《西域記》最集中敘述成道者乃於卷八菩提樹牆之成道處，其說明成道時日後云：「菩提樹北，有佛經行之處。如來成正覺已，不起於座，七日寂定。其起也，至菩提樹北，七日經行，東西往來，行十餘步，異華隨迹，十有八文。後人於此壘甃為基，高餘三尺。聞諸先志曰：此聖迹基，表人命之脩短也，先發誠願，後乃度量，隨壽脩短，數有增減。」(頁 678) 從其記載無法得知成正覺所悟之具體內容，書寫重心則在渲染神異，隨其足跡而生多種花紋，更神奇處在於後人對此處之磚牆發願便能知其夭壽長短，足見其神力延綿不衰；接著便敘述成道後瞻望菩提樹之事，「經行基北，道右，盤石上，大精舍中，有佛像，舉目上望。昔者，如來於此七日觀菩提樹，目不暫捨。為報樹恩，故此瞻望。」(頁 679) 亦未見書寫深奧之佛理，至憍陳如等住處時亦僅云：「佛在樹下結加趺坐，寂然宴默，受解脫樂，過七日後，方從定起」(頁 687)，與卷七鹿野伽藍周邊憍陳如五人迎佛處云：「菩薩浴尼連禪河，坐菩提樹，成等正覺，號天人師，寂然宴默，惟察應度」(頁 573)，皆僅陳梗概，云其寂然宴默或受解脫樂，而未見悟道之內容，可見其將佛理簡化而重其神蹟。

此外，在書寫佛陀成道的菩提樹及相關之諸多異相時，又指此樹於佛涅槃後經無憂王砍燒、王妃破壞仍未斷根，後無憂王目睹朽木重生之事而悔過「至誠祈請，香汝灌溉，不日還生，王深敬異，壘石周垣，其高十餘尺，今猶見在」(頁 670)；又菩提樹東無憂王初建之小精舍亦有神蹟，有一婆羅門「受天命，發大信心，相率而返，兄建精舍，弟鑿水池，於是廣修供養，勤求心願，後皆果遂，為王大臣，凡得祿賞，皆入檀捨」(頁 674)，可知圍繞著菩提樹的故事說明著至誠祈求、布施供養者能為王大臣，而精誠供養修佛，慈氏菩薩甚至顯靈為精舍造一如來妙像，「眾知

²³ 《佛本行集經》卷 31，(CBETA, T03, no. 190, p. 799, b22-c1)。



靈鑿，莫不感悲，於是乳上未周，填廁眾寶，珠纓寶冠，奇珍交飾」（頁 675）；而同一國中《西域記》再以對比手法敘述曾伐菩提樹、泡爛菩提樹根以絕其遺芽之設賞迦王，命臣子毀佛像而安放大自在天像，雖宰相不安，僅以磚牆包圍佛像而於牆正面畫大自在像，然「王聞心懼，舉身生炮，肌膚攞裂，居未久之便喪沒矣」（頁 675）死狀淒慘。此些故事雖僅旁涉佛傳故事之成道一相，《西域記》將其書寫於介紹金剛座、菩提樹之後，論述佛陀成道時日之前，倘若整體觀之則見其宣揚至誠布施、因果報應之理，至誠布施者可獲官獲利，不信佛法則全身潰爛至死，既應驗佛法神力，又具怖嚇效果，對讀者具一定起信作用。

《西域記》乃玄奘奉太宗旨意所撰，貞觀二十年（646）撰成進呈，此時已為太宗晚年，此書所預設之讀者亦為太宗，冉雲華在〈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一文總結玄奘與太宗之關係指出：「他（玄奘）返回唐帝國的時候，正巧是唐太宗的晚年，法師在印度和中亞洲所得的聲譽，親身所經歷的地區，對當地的第一手知識，正是作為『天可汗』李世民所要之道的資料」，又：「太宗在創業期間南征北剿，平西罰東，親手殺死近千條人命，尤其是在爭奪帝位時，曾殺死自己的親生兄弟，這些殺業，一定在太宗心中留下痛苦的陰影，他對業報的恐懼，正好洩漏出他心中的這種犯罪感，這種犯罪感越到年老體衰，事不隨心時就顯得特別緊迫」²⁴，而從《西域記》之佛傳書寫與所傳達出誠心布施、因果報應等思想，可見玄奘不僅將西域地理知識提供給太宗作為開疆闢土之用，書寫簡易佛理、故事，令西域諸國充斥佛陀身影，引領太宗見證諸多聖蹟及人們虔誠供養、崇敬佛陀之舉，無不進行著宗教宣傳，藉以引導終生忙於軍政而無暇靜心誦讀佛經之太宗向佛之心。

²⁴ 冉雲華：〈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華岡佛學學報》8期，1985年10月，頁151。



四、結語

本文試圖梳理《西域記》佛傳書寫之內容、特色與意涵；內容方面於卷二「印度總論」中已闡明其後章節欲敘說「如來入胎、初生、出家、成佛、涅槃日月」，可見玄奘意圖於書中闡明諸相，而所述佛傳內容亦不斷回應總論，以諸相為書寫核心，具嚴密之布局。

就全書架構觀之，卷六完整敘述佛陀生涯，卷七、卷八進一步刻畫成道至涅槃諸事；其佛傳書寫之具體地理位置多集中於佛陀的故鄉「劫比羅伐窣堵國」，此處與馬鳴菩薩活動的「摩揭陀國」同居中印度，馬鳴為較早將佛傳文學化並將其作為傳法之用者；又敘述初轉法輪最詳盡的「婆羅痾斯國」亦居中印度，玄奘於此集中書寫或尚有標誌著佛法傳播起點之意義，馬鳴所作《佛所行讚》等諸多佛傳故事亦可能於周邊流行。

而《西域記》書寫之佛傳內容則呈現「聞諸先記，重視時日」、「落實座標，營造空間」、「交相參照，闡述八相」、「簡化佛理，以利宣傳」等特色。由其對佛陀生平時日之重視，可見其將佛陀視為歷史人物而非神話虛構，心態與同時代稍後之道世《法苑珠林》辯證佛陀生平時日之心理相當，或因末法之危機，故闡明以正視聽；而此一嚴謹之態度及「聞諸先記」之套語，說明書寫時當有相當數量之佛傳經典為知識背景，未必可劃入採集口傳文學作品之民間文學範疇。此外，地理行記書寫之特點尤在落實佛陀一生活動之空間，玄奘多以遺跡為座標，說明其真實性，進而追述遺跡背後之佛傳傳說，以宗教家眼光賦予頹圯荒城宗教意義。

書寫手法上則因八相情節所涉人物之活動範圍各異，當行經同一情節之相關人物遺跡處，往往參差書寫，經彼此對照後更能見佛傳之整全面貌，然參差反覆地以



不同角度書寫，實亦加深讀者印象，益於佛傳故事之宣傳。而以其書寫時預設的讀者進行思考，《西域記》除了將唐太宗所欲了解之西域地理知識詳加記錄，藉由佛傳書寫進而令西域諸國縈繞佛影，並傳達簡而易行的布施、誠敬之法，或有引領晚年歷經殺戮無數而身體日漸疲憊的太宗向佛之心等作用。

五、徵引書目

1. 《四庫全書總目》，(臺北，藝文印書館，1989)。
2. 《佛本行集經》卷 31，(CBETA, T03, no. 190)。
3. 《南海寄歸內法傳》，(CBETA, T54, no. 2125)。
4. 《無量壽經義疏》，(CBETA, T37, no. 1746)。
5. 《維摩經玄疏》，(CBETA, T38, no. 1777)。
6. 平岡三保子：〈インドの佛傳美術〉，《佛傳美術の傳播と變容—シルクロードに沿って—》，シルクロード學研究 vol.3，1997。
7. 冉雲華：〈玄奘大師與唐太宗及其政治理想探微〉，《華岡佛學學報》8 期，1985 年 10 月。
8. 李玉珉：《佛陀形影》，(台北，故宮，2011)。
9. 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10.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11. 孫毓堂、謝方點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中華書局，2000)。



12. 宮治昭：〈宇宙主釋迦佛——印度、中亞、中國〉，《藝術學》第 22 期，2006 年 1 月。
13. 宮治昭著；趙莉譯：〈絲綢之路沿線佛傳藝術的發展與演變〉，《敦煌研究》，2001 年第 3 期。
14. 章巽校注：《法顯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15. 陳引馳、陳特：〈《大唐西域記》所載佛教口傳故事考述〉，《嶺南學報》復刊號第 1、2 輯合刊，2015 年 3 月。
16. 陳懷宇：〈獅子與佛陀：早期漢譯佛教文獻中的動物裝飾與象徵〉，《政大中文學報》第 14 期，2010 年 12 月。
17. 森 章司：〈釈尊の出家・成道・入滅年齢と誕生・出家・成道・入滅の月・日〉「中央学術研究所紀要」モノグラフ篇 NO.1，（東京，中央學術研究所，1999）。
18. 黒部通善：《日本佛傳文學の研究》，（大阪，和泉書院，1989）。
19. 劉守華：〈唐玄奘採錄的古代西域民間故事〉，《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 年第 4 期。
20. 賴鵬舉：〈北傳大乘佛教的起點——紀元後西北印以「釋迦佛」為中心的思想、造像與禪法〉，《普門學報》第 3 期，2001 年 5 月。
21. 薛克翹：〈《西域記》與《西遊記》〉，黃心川、葛黔君編《玄奘研究文集》，（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

